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五十二回 新劇家滔天罪孽 男堂子蓋世奇聞

天敏雖與雲娘相識，但他頗嫌雲娘年老身肥，面目可憎，遷著金錢主義的面上，當夜和她盤桓了兩點餘鐘，後來依舊設計脫身出來，並未陪她度此良宵，仍在媚月閣那裡過夜。媚月閣問他為何今夜回家這般遲晏？天敏推頭說被朋友邀往總會中又小麻雀，因此回來遲了。媚月閣深信不疑。隔了幾天，天敏一心想轉雲娘洋錢的念頭，落空又到雲娘處探望了幾趟，但他猶恐被媚月閣出痕跡，故而去雖去，卻沒一次敢在她那裡度夜，然而已把雲娘撩撥得心熱似火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不意天敏去了幾趟，他一對眼睛見多識廣，原本比眾不同，漸漸看出雲娘的景況，也不過如此，心知上了漫遊的大當，一想我若破了工夫，巴結這個沒錢的女人，倒不如另外去軋一個姘頭，或能弄些錢來。此念一起，雲娘處馬上絕跡。雲娘見天敏數日不來，心中頗為牽掛，親自到她妹子家告訴她，天敏一去不來，不知何故？姊妹兩個，頗費猜疑，織娘說：「莫非天敏寒夜多勞，害了病麼？但沒聽得漫遊談起這句話。」即教娘姨買了張新聞報，一翻戲目廣告，見裘天敏名字，仍排在上面，而且當夜還有他的戲。雲娘看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這天織娘留她在家吃了晚飯。雲娘又拖她妹子，回到民陞社看戲。天敏上台，見有雲娘在座，故意轉眼望著別處，不理會她。雲娘好生納悶，散戲館仍到織娘家內，待漫遊去時，親口托他請天敏得暇到她家去，漫遊答應了，雲娘方始回家。織娘問漫遊，天敏所以不理她姊姊的緣故，漫遊皺眉道：「本來也是你姊姊自不量力，天敏是何等人物，從前我不曾告訴你，汪家那個女的，前後交結他數千銀子，因要他置一套戲衣未肯答應，就此與她割斷，那邊連打發人來請了他百十次，沒肯前去。這回他到你姊姊處來，原是我掉的槍花，說你姊姊富有資財，得她歡喜，用銀子雖多無惜，他信了我這句話，方肯降格相從。大約是你姊姊自不小心，露出本來面目，被他破，因此一去不來。本來要和做新戲的相識，須得有幾分資格方可。你自己想想，你姊姊資格能夠得上夠不上，我想能得他從前白白跑幾趟，已算便宜的了，何必再望下遭呢。」

織娘聽說，搖頭道：「你們這班做新戲的，真不是人，眼孔子內只有金錢，心窩子中毫無情義。照你這般說，我姊姊若無金錢交結天敏，此後他永遠不到她那裡去了麼？」漫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織娘道：「他去了幾天，忽然不去，豈不害了我姊姊麼！」漫遊道：「這個只可教你姊姊自怨自，教別人也無法可施。為今之計，惟有教你姊姊送些貴重東西給他，或可補救目前。如欲依前一毛不拔，可就難了。」

織娘一想，這句話果然不錯，便是自己之與漫遊，何嘗不是洋錢盡他用，東西要什麼是什麼，還要把自身降作奴婢般的服侍他，他方肯天天前來，不然也只恐和天敏一般。連人影兒都不見了。但我姊姊每月只得匡老爺一百元津貼，雖然節衣節食，除去開銷，所餘能有幾何，怎夠供養一個貪得無厭的新劇家，不如明兒到她家去，勸她休了這條癡念罷。織娘主意既定，次日便到雲娘家中，悄悄將自己昨夜和漫遊對答的一片說話，向她說了，並勸她不必再念及天敏，這班人都是無良之輩，只知金錢，那顧情義，像我此時猶如惡疽在背，無法自免，幸你中毒尚淺，不如趁此機會，早些解脫了罷。雲娘聞言，不覺流下淚來，說：「妹妹有所不知，我和他相識雖還未久，心中不知怎的，覺得比十年夫婦交情更深，似乎少他不得。適才你勸我的話，我也曉得句句都是金玉之言，新劇家沒良心，不待你今日說，從前我也曾聽別人說起，至今更信此言著實有理。不過一旦要令我將他拋棄，教我如何捨得，我想就是送他些物件，也有限的，他們所愛的無非珠寶飾物，我這裡有一隻小金剛鑽戒指，是從前匡老爺化了三百塊買給我的，不如把來送了他罷。只要他肯到我這裡來，就是多送他幾件物事，我也願意。」說罷也不等織娘開口，竟自開抽屜找出那只鑽戒，塞在她妹子手中，說：「煩你少停交給王少爺，托他帶去給他罷。」

織娘見她執迷不悟，也不能再為勸阻，只得收了戒指回家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姊姊既將這鑽戒送與天敏，我若不照樣買一隻送給漫遊，豈不被他笑我器量太小，當時便向又圖要出三百塊洋錢，親到跑馬廳全昌，買了只比他姊姊更大些的金剛鑽戒指，到夜自替漫遊套在右手無名指上。漫遊好生歡喜，把戒指放在嘴旁連親不已。織娘頗覺得意，又把雲娘的戒指摸出，鄭重其事的交給漫遊道：「她的戒指，得來非易，你若不能喚到天敏，休得輕易脫手。」

漫遊道：「你姊姊既肯大出手送金剛鑽戒指給他，天敏包在我身上，明夜一準喚到就是。」這句話著實靈驗，第二夜天敏果到雲娘處，見了面，卻沒說為他無錢不來，推說連日因被朋友邀去有事，因此不得空閒，來此望你，我心中記掛得什麼似的，難為你送這貴重物事與我，令我深抱不安。這一碗迷湯，又把雲娘灌得昏了，自覺此言果然不錯，新劇家個個都是有情有義的男兒，何嘗沒有良心。此後天敏又連到她家去了幾次，雲娘深恐不送他別樣物件，日後他又要不來，即將自己的私蓄，拚湊了數百元，托人買了件白狐嵌細毛皮袍，又花了三十餘元，剪的頭號絲綢緞料，照量天敏身上長衣的尺寸，替他做成皮袍，送給天敏。天敏好生得意，穿到戲館中，眾人交口稱贊。當夜天敏又穿回去給媚月閣觀看，媚月閣見他忽然穿一件嶄新白狐嵌皮袍回來，從前沒聞他提及要做這種衣裳，問他那裡來的？天敏回說朋友賣給他的。媚月閣看尺寸長短，無一處不合天敏身材，不像是買來之物，不覺動了疑心。趁天敏在樓上吃半夜餚的時候，自己悄悄下樓，盤問天敏的民車夫說：「少爺近來除了戲館和總會兩處，可不往別處哪裡去？」

車夫早經天敏囑咐，媚月閣問他什麼話，不許他多言，故此口中雖回說不知，面色上未免略帶慌張。媚月閣見了更疑，叱那車夫混賬：「你既然拖著少爺，少爺到那裡，你豈有不知之理，若不實說，仔細歇你生意。」車夫慌了，始說少爺教我莫告訴奶奶的。奶奶知道了，也休告訴少爺。他除了戲館，去的地方極多，我也記不清楚，近來卻常在某處。媚月閣問他，某處主人你曾否見過？是何等樣人？車夫道：「見過的。有一天她送少爺出來，我親眼目睹，她是個四十多歲很肥胖的一個胖婦人。」媚月閣又問少爺身上穿的皮袍，是否由那裡拿來？車夫回言正是，我親見少爺穿著舊的進去，換了新的出來。媚月閣也不再問，奔到樓上，一見天敏還穿著那件皮袍，不覺怒氣填胸，喝道：「你不替我把這件袍子脫下來。」天敏不知何故，卻不敢不依她的說話，卸下皮袍。媚月閣接在手中，也不管他值錢不值錢，丟在地上，起足亂踏。又高喊娘姨，找一柄剪子，連皮搭面，一陣亂剪，把一件嶄新白狐嵌皮袍，剪得不成模樣。開了樓窗，隨手拋在天井中，喊車夫拿去，這東西我替別人送給你了。天敏站在邊旁，雖不免十分心痛這件衣服，但自知理短，故連口都不敢開一開，呆呆望著媚月閣，看她一個人作威作福。媚月閣發付了衣服，回頭對天敏竊笑道：「你看我這樣辦得爽快不爽快？」

天敏仍不開口，媚月閣陡然把臉一沉，喝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東西，我問你，這件皮袍，是那一個不要臉的婦人送給你的，快快實說，你還當我不曉得麼？好大膽，公然穿來給我觀看。你愛到別處盡去，我又沒留著你，何必藏頭露尾呢！」說罷，怒氣勃勃。天敏嚇得戰戰兢兢。講到天敏的脾氣，本來很大，加以富家女眷，想頭他的人極多，所以和他相識的婦女，對他都必恭必敬，深恐偶一拂他之意，惹他一去不來。豈知恭敬俱屬徒然，金錢卻是正義。一樣他在媚月閣方面，卻就絲毫敢放肆。皆因媚月閣和他相識以來，天敏一家數口，衣食日用，皆取給於他一人。而且天敏之父，每日須抽鴉片煙四五元，亦由他那裡供給。故而他這一隻常飯碗，決不肯輕易敲破。此時見媚月閣動怒，慌忙賠笑哀求道：「奶奶萬不可動氣。你身子素甚姣弱，倘若一氣氣壞了，教我如何對得住你。說起這件皮袍的事，原不能怪我，委實是那邊硬送給我的。我一想橫豎不化錢，落得拿回來，替你改一條車毯子也好的。不意惹你動了怒，將他剪壞，送給車夫，也是阿三的運氣。如今你該氣平了？至於我和那人來往，實因貪她幾個銅錢。要說人材，我有個譬喻，叫做東瓜般的身段，西瓜般的頭顱，南瓜般的手指，北瓜般的皮色，無論何人，就是瞎了眼珠，也決看不上，你又何必多心。老實說，我要是看中她，為甚不陪她過夜，仍到這裡來陪你！即此已可見我不是真心愛她，我不過見她著迷，有心戲弄戲弄她而已。我看普天之下，沒一個婦人趕你得上，你是實我心坎上獨一無二的人兒，怎肯捨你他往。就是你用鞭子趕我，我也決不願離開你一步。好奶奶，請你可憐兒的，恕了我這一遭罷。」說罷，打恭作揖，醜態百出。媚月閣氣仍未平。天敏又低聲下

氣，賠了半天不是，強勸她上床安歇，始把媚月閣的氣弄平了。次日天敏到戲館，漫遊問他因何不穿那件皮袍子，莫非你現在改了脾氣，愛惜衣服，倒也難得。天敏搖頭道：「說甚愛惜衣服，你我二人，有那班淫賤貨色送來的衣裳，一生一世還愁穿著不盡，怎希罕一件狐嵌皮袍。皆因昨日穿回去，不知那個在醋娘子面前露了口風，被她得知，逼我脫下來，當場剪掉，因此不能再穿。像你那個，倒很寬宏大量，我這個就是氣量狹的不好。」說時見茶房送進一封信來，信面上注明裘三少爺開拆。天敏拆開一看，皺眉道：「計厭得很，自己手中又沒錢，還要時常約人家吃什麼大菜。」

漫遊自他手中接過信，觀看道：「這馮七不是面孔溜圓的，常梳著一條辮子的那一個雌兒嗎？聽說她娘手中很有些錢呢！」天敏道：「娘手中有錢，女兒無錢。也是沒用。我雖然和她吃過幾回大菜，還未用著她一個錢，所以我想不理她了。你若愛她。我就將她送給你了罷。」兩個人一陣狂笑，被旁邊另外一個新劇家聽見，過來問道：「你們二人樂什麼？」天敏見此人是牛雪六，混名豬頭三，為人最有心計，他們作事，原不避人，將字條給他觀看。雪六看罷，笑道：「裘老三又得法了。」天敏鼻孔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歡喜得法，就你去罷。我和王老二正彼此推讓，誰也不願意去呢。」雪六道：「可憐可憐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她這封信，大約又是托茶房送進來的，極少亦得花一塊錢送力，你們竟睬也不去睬她，豈不可憐。」天每笑向漫遊道：「自有這班爛污貨以來，茶房案日，為我們傳遞消息，倒也造化他們，賺了不少錢。這票交易，倘能設法收他回來，卻也是樁很大的進款。」

雪六從旁插口道：「我何嘗不替你想過這一著，不過你二人須和我打一個三公司，彼此利益均霑，我才可幫你們盡心竭力，做成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出來。」說時容色甚莊。裘、王二人一齊笑道：「這種事有什麼驚天動地？豬頭三捏著雞毛便當令箭，你且說來，如不中聽，我們可要替你登報，給眾人笑笑。」雪六道：「我這條主意，確是近來極好的一樁投機事業。你們莫笑我豬頭三腹中無物，我牛某真所謂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你們聽了，才曉得我的本領。」說罷，連連點頭播腦不已。這是雪六的常態，他腹中雖然藏書不多，對人卻喜歡扮了幾分書卷氣，自命不凡，算是個有才學的新劇家。

當時天敏、漫遊都默然靜聽雪六下文，雪六接著說道：「上海地方，雖然無奇不有，但只有女堂子，並無男堂子，豈非是個大大缺點。從前我常想若能開一個男堂子出來，倒是很新鮮的事業。不過此中倖人，很難挑選，因為女嫖客不比男嫖客，男嫖客大概是色中餓鬼，就遇中下等的妓女，只消打扮得妖嬈些兒，他們便當是天仙化人一般，三句迷湯一灌，骨節兒早已酥了。至於女嫖客的目的，不外乎面首，和報效兩種。雖然上海灘不乏此等人物，但大都出於拆白黨中，拆白黨猶之妓女中的野雞，只能飛而獵食，尚無吸收嫖客的能力，夠不上倖人資格。現在我看你們二位花運當頭，女界中想圖你們的人很多，何異紅信人在風頭上。一班瘟生冤桶，個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。要賺錢正在這個時候，我看你們有時任意挑選，揀好嫌丑，這卻是個大誤，因他們既然轉你們念頭，無論老的少的，貧的富的，好的丑的，精的肥的，既然來得，多少總得送些兒東西給你們，或者鑽腳路請你們吃大菜，這樣也得花不少小費，未必見得要你們自摸腰包，你們何不並蓄兼收，多多益善。譬如妓女送舊迎新，來者不拒，客人接得愈多，賺的錢自然也更加多了。不過你們現在並沒一定的機關，全仗著戲館中互通消息，這也是限制自己事業，不能發達的一種緣由。因戲館中耳目既眾，招搖過甚，有班身份高的婦女，雖然心愛你們，但因恐由戲館中傳遞消息，或不免事機不密，為外人得知，有損顏面，故而裹足不前。依我主意，你們極該早些設立一個機關部，內中陳設，須要考究，彷彿堂子式樣，算是你們公畢休息之所。另外聯絡一班有手面茶房案目人等，凡是關於那句話兒上的事，都在這所在接頭。如有婦女，要邀請你們吃飯，怕大菜館忒招搖的，亦可在彼設席，並多辦幾副麻雀牌，供給他們打牌，抽取頭錢。你們二人，每天定一個一定鐘點，在彼招待一班女客，過時不妨另去陪伴你們自己的相好。那邊一切事情，我盡可代為經理照料。賺下錢來，除他們專送你們的私房之外，須要三個人均分，開消也是三個人公派，我們並可代眾人介紹，倘有女人們看中了別的新劇家，而無從致意的，我們亦可間接代為介紹。在女的方面，只消略取車資。在男的方面，便可擎份頭了。這便是我適才所說男堂子的辦法，並非要當真掛出招牌，張羅嫖客。手續雖然不同，利益卻還相等。不知你二位意下如何？」

天敏、漫遊二人，都聽得津津有味，笑說豬頭三真是個精靈鬼，虧你想得出來，不過照你說，陳設考究，要和堂子中一般模樣，可得費不少本錢，這筆錢也該三個人合出了。雪六呆了一呆道：「二位原諒，我雖然出了主意，若是花本錢，我實在沒多少本錢，萬萬填不起，橫豎傢伙物件，是常在的，將來誰花的錢，仍由誰拿去就是。至於裝修，卻是有限的，就由你二位認了罷，我替你們跑跑腿，出出氣力便了。」漫遊笑道：「我原曉得你這人有便宜沒吃虧，但要我們二人出錢，卻也不十分願意。常言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老牛你到外國木器店去，看對了傢伙，教他同式開兩張發票，一張給我，向相識的婦人處要，只說自己搬買傢伙，一時沒錢，暫問她借用，料想不致推辭。還有一張，交給天敏，令他如法炮製，將我一份還了店賬，天敏一份抵裝修使費，彼此均不花肉裡錢，豈不甚美。」

雪六大喜稱妙。三人先在馬立師地方，看好一所三樓三底石庫門的公館式住宅，再往木器店配傢伙，約值六百餘元，開了兩張發票，分給漫遊、天敏。漫遊這張，並不向他最相知的韋氏織娘索取，卻另向一個新交的周七太太借錢。這周七太太丈夫是做官的，致仕在家，他夫人幼時頗負豔名，酷愛漫遊相貌漂亮，心中十分愛他，托一個案目設法請他出來，吃了幾頓大菜。漫遊見周七太太年老色衰，頗欲不去理她，因知她手中很有些錢，只可當她一塊雞肋，食之無味，棄之未免可惜，有心將她敷衍至今，居然得了實用。這夜恰值周七太太又請漫遊晚膳，席間，漫遊告訴七太太，自己和家屬同居，不免受他們管束，在外諸多不便，從前你嫌大菜館熟人太多，問我可有清靜些的所在，我回你沒有，就為這個緣故。現在我想和我朋友裘天敏，合借一所住宅，在馬立師地方，業已看定，將來搬入之後，我身子便可自由。你如欲和我講話，或者邀幾個姊妹們又麻雀吃晚飯，都可借我那裡，既清爽又幽靜，真比此間高出萬倍了。」

漫遊接著又道：「不過我們講定，他出裝修，我買生財。起初不曾自己算一算，不意他裝修只二三百元，我生財卻要六百開外，有言在先，未便翻悔。木器現已看定，遲至明後天便要交錢出貨。戲館中的包銀，極早須待半個月始可支取，倒是一樁很周折的事，不知你可能幫我，向那裡調一調頭，就出二分錢也可以，若能早一天定當，你我也可早得一個聚會之所。」說時，摸出那張發票，給周七太太觀看。七太太接過看了，毅然答道：「這幾個錢有何大不了的，何須開口向別人去借，就我替你買了何妨。我看你若借三樓三底的宅子，用這些傢伙，似乎太少，我打電話回去，教他們送八百塊錢來，你揀用得著的，每間再添上一二件罷。」說罷，丟下發票，自己打了一個電話。不多時娘姨已送了八百元鈔票前來，七太太點也不點，連包交給漫遊。漫遊喜出望外，說：「原來你家的鈔票，是娘姨管著的，不然你怎麼本人不回去，她倒可以送來了。」

七太太笑道：「你講話倒有些像小孩子，誰家銀錢給娘姨管的。適才我打電話給老爺，教他著娘姨送來。」漫遊驚道：「你對老爺怎麼講呢？」七太太笑道：「決不見得說你向我要錢，我對他說，將往某處又一千塊底的大麻雀，令他送八百塊錢來做本錢，少停只消回他洋錢輸光就完了。」漫遊聽了，暗暗吐舌。還有天敏拿著另外一張發票，想想媚月閣是備著急來需用的，這閒錢向他要不得，別人處又大概都已用過他們的錢，不能再向他們索此巨款。馮老老自己手中無錢，要也沒用。惟有匡家那個雲娘，卻還肉子厚些。雖已送過我金剛鑽戒指，和白狐嵌皮袍兩物，也都是她自情願送我的，我沒向她開口。這回我只要她六百餘元，料她不能推卻。當晚特地去訪候雲娘，雲娘見他來了，備茶備點心，十分忙碌。天敏教她不必備什麼點心，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氣。又見桌上放著一封書信，天敏抽開觀看，見是匡老爺由北京寫來的，內有准下月初旬回申等語。天敏見了，借此醞釀，說將來你家老爺回來了，我勢必不能再到這裡來。你既牢記我，我也牢記你，教我怎麼處呢？雲娘當他認真著急，忙安慰他道：「老爺不打緊，他至多十天半個月就要回北京的。待他去後，你不妨仍到這裡來，那時我們便可照常相見，你現在何必著急。」天敏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究有不妥。現在我想另外借一所房子，以便你我相會，也免得再在此間耽受干係，怕被什麼人見了。」

雲娘喜道：「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，你打算借房子借在什麼地方呢？天敏道：「房子現已看妥，就在馬立師某處，現在正在修飾，待裝修好了，便可搬木器傢伙進去。木器也是新賣的，還沒有付錢。你如有意思，就請你買了罷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將那張發票

的摸出來，遞在雲娘手內，雲娘起初還道是八十或是一百元，看後方知要六百餘元，不覺把她嚇呆了，眼望著發票，半晌不能做聲。覺得回他有又不好，回他沒有又不好。回他有，自己委實沒這許多錢。回他沒有，不免被他看輕。若就此一怒不肯再來理我，從前的心思，豈非白用了麼。偷眼看天敏，正把兩眼望著她，等她回話。沒奈何只得說：「這件事你可以明兒聽我回音嗎？」天敏見她窘迫之狀，心中就老大的不高興。又聽她要捱至明天，不由的把一肚子不高興移在面上，冷冷的說道：「明天一定有回音麼？」雲娘看了他的面色，心中不勝惶恐，慌忙答道：「一準有回音，你可以放心。」說話間，叫的點心送到，乃是一碗雞絲大面。雲娘親抽牙箸，請天敏吃罷點心，抹抹嘴就要告辭。雲娘留他再坐一回，天敏說：「我此時還有他事，明兒再來望你，還有你答應我的回音，也千萬不可忘記。」雲娘連稱曉得。

天敏走後，雲娘好生悉悶。因她從前雖有數百元私蓄，自替天敏置了件白狐嵌皮袍，已將產業傾去十分之八。現在百十元或可拿得出，若要她一夜之間，拿出六百多塊錢，可憐她沒有聚寶盆。就下種也不能生長得這般快。想想自己的首飾物件，前夫死後，都已敗光。自嫁匡老爺以來，並未有貴重的飾物置辦給她。所有一隻小金剛鑽戒指，早已送與天敏。現在的別針耳環，都是贗物，所值無幾，不然急難中倒也可以典質幾百塊錢應用。不過把他當了，也可多得幾個錢，再少不妨向妹子處借。主意既定，即命娘姨開開箱，檢點匡老爺所藏的皮衣，只有一件青種羊外套，一件狔狔猴開氣袍，略略值錢，餘者都是不值錢之物。雲娘就將這兩件衣裳包好，教娘姨送往當舖中去當四百塊錢。娘姨去不多時，仍拿著原包回來，說：「當舖中人說的，這兩件衣裳，買新的也不值四百塊錢，照例只可當一百八十元，出足二百元。我因和四百元相差太大，所以仍拿回來請奶奶定奪。」

雲娘無奈，只得仍命娘姨拿回去，依當舖還價，當了二百元。連同自己的百餘元，還少一半，舍卻向妹子借貸，別無他法。於是急僱黃包車到織娘處，暗想我若直告訴他為天敏要買木器傢伙沒錢，所以借債，恐被妹子恥笑，只可說為急用，少三百塊錢，向她暫時調頭。織娘盤問她是何急用，雲娘又張口結舌，一時回答不出。織娘大為疑心，但她姊姊平日處境雖窘，卻從未向她借過錢，這回還是第一次開口，卻之惟恐傷情，遂說：「三百塊我可沒有，現在這裡只有二百元鈔票，你拿去就是。」

雲娘原不是久慣借錢的人，這回清客申上場，終不免有些面嫩。聽她妹子這般說，不能勝她再添，只可拿了二百元鈔票回家，一算已有五百，還缺一百元，委實沒法想了。只得等次日天敏來討回音時，告訴他，這裡現有五百，還少一百多些，你自己貼補了罷。天敏見她打了個八折，心中頗為不悅，轉念她和我非親非戚，我一開口她就肯給我五百塊錢，也算難得的了。當又改換笑臉。藏了鈔票，說少些我自己湊補也可，待幾時那邊收拾舒齊了，我再來同你去看新房子好不好？雲娘留他吃過中膳，始放他出門。天敏懷著五百塊錢，歡歡喜喜的會見了雪六、漫遊二人，笑著將鈔票向雪六揚了一揚道：「我這裡已有五百了。」又對漫遊道：「你呢？」漫遊笑道：「我嗎，可早已如數還了木器店咧，不像你這般鴨屎臭，只有五百缺一百多些，有什麼了外。」天敏當他撒謊，問雪六，此話可是當真？雪六道：「何嘗不真，收條已在這裡，現在只等著你的錢裝修了。」天敏頗為吃驚說：「王老二，你的錢因何來得這般容易？一定又是武家那個女人給你的。」

漫遊笑道：「剛巧不是。莫笑區區誇口，我王某只消提起一句要錢，自有一班人拚命將洋錢給我用，何在乎什麼武家文家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只開口要六百，那人竟給我八百塊兒，付賬之外，還夠我坐汽車出幾天風頭呢。」說罷，自懷中摸出二百塊錢鈔票，點給天敏觀看，搖頭幌腦，很是得意。天敏又羨又妒，又羞又氣，問漫遊誰給你的錢？漫遊初不肯說，被天敏盤迫不過，始告訴他是周七太太。天敏也知他與周七太太相識，未久，論時候還在雲娘之後，一個才開口便有八百，一個捱了一夜，始得五百，交情的厚薄，已可想見。少三百塊錢事小，在朋友面前塌我的台事大。因這一層，又把雲娘恨如切骨。可憐雲娘那知就裡，自以為給了天敏五百塊錢，他一定很見我的情，將來房屋裝修舒齊，帶我同去看的時候，那木器傢伙，是我所買，就坐一坐也適意的。豈知等了幾天，天敏非但沒帶她同去看新房子，索興一去不回，連望也不來望她了。雲娘莫名其妙，正欲到她妹子處托漫遊帶信給天敏，不意匡老爺北京回來，雲娘便不敢出門。

你道雲娘因何這般怕他這位老爺？因匡老爺年紀雖有六十開外，那一股嫉妒性，正和少年人相仿。匡老爺自己最喜歡拈花惹草，偏又不許妻妾濃妝豔抹，出外遊玩。雲娘在他出門的時候，固然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同她妹子看戲吃大菜，無所不為。及至匡老爺一到上海。她立刻將鮮衣藏過，身穿布服，日間幫同傭婦操作到晚。他家本裝著電燈，他故意將電燈熄滅，點一盞洋油燈，自己在燈光下做些針線。匡老爺問他因何不用電燈，他說電燈價貴，洋油價廉，可以節省開銷。匡老爺聽了，大大的贊美她善於持家，將他歡喜得了不得，其實都是雲娘的矯作。這位匡老爺回來，她又不能不裝出這一副對丈夫的面目，粗服亂頭，不出大門一步。平時匡老爺到上海，至多住十天半個月，仍舊要回轉北京。偏偏這一趟竟耽擱一月有餘，雲娘一個月不出門，卻還忍耐得住，無如她一個多月沒見天敏的面，便把她弄得日處愁城，難分難解。第一不知他新房子曾否搬入？第二不知他身子可和從前一般強健？第三不知他多時沒到我這裡來，可要相與別的女人，將我拋棄？有此三念，一天到晚，在她心中盤旋，險些累死她害病，幸得匡老爺動了身，雲娘歡喜無限，急急梳頭抹粉，更衣易履，打扮定當，一想我若到妹子托漫遊寄信，未免有一番耽擱。日前天敏曾告訴我所借新房子地方，說在馬立師某處，我不如自去尋他，或可當時就和他見面。主意既定，也不對娘姨說明何往，自己一個人叫了部黃包車，徑往馬立師尋找天敏。

再說裘、王、牛的三公司早已成立。到底有了錢，辦事容易。雪六將天敏的五百塊錢裝修房屋，只去四百，還餘一百元給了漫遊，兩個人恰好各化五百，甚為平均。木器搬入之後，規模頓具，佈置大概和堂子相仿。樓上共設四個房間，沒事並不歇宿。雪六在亭子間內另設臥房，算經理人辦事之處。男女下人，也有四五個，他們自知男堂子三字，有傷風化，恐被報紙上攻擊，相約守著秘密，局外人竟難知道。但有茶房案目人等在外張羅，所以一班豪門蕩姬，青樓淫婦，做那嫖客去的著實不少。天敏、漫遊二人，也和妓女般迎新送舊，來者不拒。周七太太也不時到彼探望漫遊。這一天七太太又往男堂子，和漫遊談了半天話，邀漫遊同往外國飯店吃大菜。漫遊因還未到劃定的時候，辭卻不去，七太太頗不滿意說：「你大約還約著別人。」